

現代名人創作叢書

落華生創作選

上海仿古書店發行

一九三六年十月初版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

編者 筱梅

發行者 仿古書店

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

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

上海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

代售處 各大書坊

落華生創作選

版權所有

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

序

好愛文藝的讀者們，你們大概還沒有忘記這多年不見得文藝作家落華生先生的作品，雖然以後儘未曾看見過，就單單以他所發表的作品之藝術，已足以陶醉每個讀者的心靈了。

這裏有「……人影一鞭殘照裏，……」的那種幽靜的境況，這裏也有「……斷井頽垣，荒煙蔓草，……」的一種淒涼的情味，它能使每個讀者會綯出從來未曾綯過的那兩行傷心淚，同時也能使讀者笑出從來未曾那樣開心過的笑，因為他能操縱每個讀者的心靈，緊張着每個讀者的心弦，將讀者整個的身心，完全騙去了，但是讀者依然還不知道。他的騙術之高明，是出人意料之外的，他不說一些危言聳人聽聞，他不說一絲淫語蕩人心魄，他更不說那些奇語來亂人意志，這些他統統認為末技，他統統認為失敗的表示，所以他統統不願踏上這一條卑下的路，由此可知他的騙術，不，不，它本是藝術，那不應當說是騙術，那末，也可以曉得他的藝術是人一等了。

那末，他的藝術究竟好在那裏呢？這些，我也不知道；我所看到的關於他的「一些

作品，所敘說的都是一些平常的事，所寫出來的也都是些平常人都能講得出來的話，平常人所講得那些話不見得能使我們聚精會神底去注意，然而他在這一點上卻收到了全功，任何一個讀者假若一看到了他的作品，便自然有鳥語花香的情景，一遍大自然的素描，躍躍地會從紙上活起來，在你的眼前明晰地表演出來，媚豔的花，青蔥的草，婀娜的柳絲，碧綠的湖水，天真爛漫的小孩，逍遙自在的鳥雀兒，一派活潑潑的天機，毫無隱藏底展露在我面前，他揭露了自然的祕密，人生的底幕，他的藝術便建築在這個上面，可以陶醉每個讀者心靈的，也在這個上面。

「落華生」，「落華生」地講了半天辰光了，倒底落華生姓甚名誰呢？還沒有說出。有人說：「落華生姓落名華生。」是嗎？這是絕對不是的，落華生這三個字的來由，我好像曾經聽他說過，是因為他父親會和他們說到落花（同華通用）的妙處，他以後便以落華生做了筆名了。他的「貴姓台甫是那兩個字？」祇好問他去，再不然問前輩老先生也可以，我是不曉得。

這裏選好了他的長短創作幾十篇，以供我的愛好文藝的讀者。

陳筱梅序于十里洋場之上海，廿五年雙十節。

落華生創作選目錄

序·····	一
落花生·····	一
別話·····	三
春底林野·····	七
花香霧氣中底夢·····	九
藤蘿·····	一二
愛流沙漲·····	一五
債·····	一八
愛就是刑罰·····	二二
梨花·····	二三
處女的恐怖·····	二五
愛底痛苦·····	二八

落華生創作選 目錄

信仰的哀傷.....三一

暗途.....三二

蛇.....三四

笑.....三五

香.....三六

銀翎的使命.....三八

橋邊.....四一

公理戰勝.....四三

鄉曲的狂言.....四五

枯楊生花.....四八

讀芝蘭與茉莉因而想及我祖母.....七六

黃昏後.....九六

綴網勞蛛.....一一四

商人婦.....一四五

落華生創作選

落花生

我們屋後有半畝隙地。母親說：『讓他荒蕪着怪可惜，既然你們那麼愛吃花生，就闢來做花生園罷。』我們幾姊弟和幾個小丫頭都很喜歡——買種底買種，動土底動土，灌園底灌園；過不了幾個月，居然收穫了！

媽媽說：『今晚我們可以做一个收穫節，也請你們爹爹來嘗嘗我們底新花生，如何？』我們都答應了。母親把花生做成好幾樣底食品，還吩咐這節期要在園裏底茅亭舉行。

那晚上底天色不大好，可是爹爹也到來，實在很難得！爹爹說：『你們愛吃花生麼？』

我們都爭着答應，『愛！』

『誰能把花生底好處說出來？』

姊姊說：『花生底氣味很美，』

哥哥說：『花生可以製油。』

我說：『無論何等人都可以用賤價買他來吃；都喜歡吃他。這就是他底好處。』

爹爹說：『花生底用處固然很多；但有一樣是很可貴的。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蘋果、桃子、石榴，把他們底果實懸在枝上，鮮紅嫩綠的顏色，令人一望而發生羨慕底心。他只把果子埋在地底，等到成熟，纔容人把他挖出來，你們偶然看見一棵花生瑟縮地長在地上，不能立刻辨出他有沒有果實，非得等到你接觸他纔能知道。』

我們都說：『是的。』母親也點點頭。爹爹接下去說：『所以你們要像花生，因為他是有用的，不是偉大，好看的東西。』我說：『那麼，人要做有用的人，不要做偉大，體面的人了。』爹爹說：『這是我對於你們底希望。』

我們談到夜闌纔散，所有花生食品雖然沒有了，然而父親底話現在還印在我心版上。

別話

素輝病得很重，離她停息底時候不過是十二個時辰了。她丈夫坐在一邊，一手支頤，一手把着病人底手臂，寧靜而懇摯的眼光都注在他妻子底面上。

黃昏底微光一分一分地消失，幸而房裏都是白的東西。眼睛不至於失了他們底辨別力。屋裏底靜默，早已佈滿了死底氣色，看護婦又不進來，她底腳步聲只在門外輕輕地蹣過去，好像告訴屋裏底人說，『生命底步履不望這裏來，離這裏漸次遠了。』強烈的電光忽然從玻璃泡裏底金絲發出來。光底浪把那病人底眼臉沖開。丈夫見她這樣，就回復他底希望，懇摯地說：『你——你醒過來了！』

素輝好像沒聽見這話，眼望着他，只說別的。她說：『愛，珠兒底父親，在這時候，你爲什麼不帶她來見見我。』

『明天帶她來。』

屋裏又沈嘿了許久。

『珠兒底父親哪，因為我身體軟弱，多病底緣故，教你犧牲許多光陰來看顧我，還阻礙你許多比服事我更緊的事。我實在對你不起。我底身體實不容我……』

『不要緊的，服事你也是我應當做底事。』

她笑。但白的被窩中所顯出來底笑容並不是歡樂底標識。她說：『我很對不住你，因為我不會為我們生下一個男兒。』

『那里底話！女孩子更好。我愛女的。』

淒涼中底喜悅把素輝身中預備要走底魂擁回來。她底精神似乎比前強些，一聽丈夫那麼說，就接着道，『女的本不足愛：你看許多人——連你——為女人惹下多少煩惱！……不過是——人要懂得怎樣愛女人，纔能懂得怎樣愛智慧。不會愛或拒絕愛女人底，縱然他沒有煩惱，他是萬靈中最愚蠢的人。珠兒底父親，珠兒底父親哪，你佩服這話麼？』

這時，就是我們——旁邊底人——也不能為珠兒底父親想出一句答辭。

『我離開你以後，切不要因為我！就一輩子過那鰥夫底生活，你必要為我底緣

故，依我方纔的話愛別的女人。」她說到這裏把那隻幾乎動不得底右手舉起來，向枕邊摸索。

『你要什麼？我替你找。』

『戒指。』

丈夫把她底手扶下來，輕輕在她枕邊摸出一隻玉戒指來遞給她。

『珠兒底父親，這戒指雖不是我們訂婚用底，卻是你給我底；你可以存起來，以後再給珠兒底母親，表明我和她底連屬。除此以外，不要把我底東西給她，恐怕你要當她是我；不要把我們底舊話說給她聽，恐怕她要因你底話就生出差別心，說你愛死的婦人甚於愛生的妻子。』她把戒指輕輕地套在丈夫左手底無名指上。丈夫隨着扶她底手與他底脣邊略一接觸。妻子對於這番厚意，只用微微睜開底眼睛看着他。除掉這樣的回報，她實在不能表現什麼。

丈夫說：『我應當爲你做底事，都對你說過了。我再說一句，無論如何，我永久愛你。』

『噢，再過幾時，你就要把我底屍體扔在荒野中了！雖然我不常住在我底身體內，可是人一離開，再等到什麼時候，在什麼地方纔能互通我們戀愛底消息呢？若說我們將要住在天堂底話，我想我也永無再遇見你底日子，因為我們底天堂不一樣。你所要住底，必不是我現在要去底。何況我還不配住在天堂？我雖不信你底神，我可信你所信底真理。縱然真理有能力，也不為我們這小小的緣故就永遠把我們結在一塊。珍重罷，不要愛我於離別之後。』

丈夫既不能說什麼話，屋裏只可讓死的靜寂佔有了。樓底下恍惚敲了七下底自鳴鐘。他為尊重醫院底規則，就立起來，握着素輝底手說，『我底命，再見罷，七點鐘了』。

『你不要走，我還和你談話，』

『明天我早一點來，你累了，歇歇罷。』

『你總不聽我底話。』她把眼睛閉了，顯出很不願意底樣子。丈夫無奈，又停住片時，但她實在累了，只管躺着，也沒有什麼話說。

丈夫輕輕躡出去。一到樓口，那脚步又退後走，不肯下去。他又躡回來，悄悄到素輝牀邊，見她顯着昏睡的形態，枯澀的淚點滴不下來，只掛在眼臉之間。

春底林野

春光在萬山環抱裏，更是洩漏得遲。那里底桃花還是開着；漫游底薄雲從這峯飛過那峯，有時稍停一會，爲底是擋住太陽，教地面底花草在他底蔭下避避光燄底威嚇。

岩下底蔭處和山谿底旁邊滿長了薇蕨和其他鳳尾草。紅、黃、藍、紫的小草花點綴在綠茵上頭。

天中底雲雀，林中底金鶯，都鼓起他們底舌簧。輕風把他們底聲音擠成一片，分送給山中各樣有耳無耳底生物。桃花聽得入神，禁不住落了幾點粉淚，一片一片凝在地上。小草花聽得大醉，也和着聲音底節拍一會倒，一會起，沒有鎮定底時候。

林下一班孩子正在那裏檢桃花底落瓣哪。他們檢着，清兒忽囔起來，道：『喂，

『邕邕來了！』衆孩子住了手，都向桃林底盡頭盼望。果然邕邕也在那里摘草花。

清兒道：『我們今天可要試試阿桐底本領了。若是他能辦得到，我們都把花瓣穿成一串瓔珞圍在他身上，封他爲大哥如何？』

衆人都答應了。

阿桐走到邕邕面前，道，『我們正等着你呢。』

阿桐底左手盤在邕邕底脖子上，一面走一面說，『今天他們要替你辦嫁妝，教你做我底妻子。你能做我底妻子麼？』

邕邕狠視了阿桐一下，回頭用手推開他，不許他底手再搭在自己脖子上。孩子們都笑得支持不住了。

衆孩子嚷道：『我們見過邕邕用手推人了！阿桐贏了！』

邕邕從來不會拒絕人，阿桐怎能知道一說那話，就能使她動手呢？是春光底蕩漾，把他這種心思泛出來呢？或者，天地之心就是這樣呢？

你且看：漫游底薄雲還是從這峯飛過那峯。

你且聽，雲雀和金鶯底歌聲還佈滿了空中和林中。在這萬山環抱底桃林中，除那班愛鬧的孩子以外，萬物把春光領略得心眼都迷矇了。

花香霧氣中底夢

在覆茅塗泥底山居裏，那阻不住底花香和霧氣從疎簾竄進來，直撲到一對夢人身上，妻子把丈夫搖醒，說，『快起罷，我們底被褥快溼透了。怪不得我總覺得冷，原來太陽被囚在濃霧底監獄裏不能出來。』

那夢中的男子，心裏自有他底溫暖，身外底冷與不冷他毫不介意。他沒有睜開眼睛便說，『噯呀，好香！許是你桌上底素馨露洒了罷？』

『那里？你還在夢中哪。你且睜眼看簾外底光景。』

他果然揉了揉眼睛，擁着被坐起來，對妻子說，『怪不得我淨夢見一羣女子在微雨中游戲。若是你不叫醒我，我還要往下夢哪。』

妻子也擁着她底絨被坐起來說：『我也有夢。』

『快說給我聽。』

『我夢見把你丟了。我自己一人在這山中遍處找尋你，怎麼也找不着。我越過山後。只見一個美麗的女郎挽着一籃珠子向各樹底花葉上頭亂撒。我上前去向她問你底下落，她笑着問我「他是誰，找他幹什麼？」我當然回答，他是我底丈夫，——』

『原來你在夢中也記得他！』他笑着說這話，那雙眼睛還顯出很滑稽的樣子。

妻子不喜歡了。她轉過臉背着丈夫說，『你說什麼話！你老是要挑剔人家底話語，我不往下說了。』她推開絨被，隨即呼喚丫頭預備臉水。

丈夫速把她揪住，央求說，『好人，我再不敢了。你往下說罷，以後若再饒舌，情願挨罰。』

『誰希罕罰你？』妻子把這次底和平押畫了。她往下說：

『那女人對我說，你在山前柚花林裏藏着。我那時又像招你忘了。……』

『哦，你又……。不，我應許過不再說什麼底；不然，我就要挨罰了。你到底找着我没有？』

我沒有向前走，只站在一邊看她撒珠子。說來也很奇怪：那些珠子黏在各花葉上都變成五彩的零露，連我底身體也沾滿了。我忍不住，就問那女郎。女郎說，「東西還是一樣，沒有變化，因為你底心思前後不同，所以覺得變了。你認為珠子，是在我撒手之前，因為你想我這籃子決不能盛得露水。你認為露珠時，在我撒手之後，因為你想那些花葉不能留住珠子。我告訴你：你所認底不在東西，乃在使用東西底人和時間。你所愛底，不在體質，乃在體質所表底情。你怎樣愛月呢？是愛那懸在空中已經老死底暗球麼？你怎樣愛雪呢？是愛他那種碰人肌骨底凜冽麼？」

「她一說到雪，我打了一個寒噤，便醒起來了。」

丈夫說：『到底沒有找著我。』

妻子一把抓住他底頭髮，笑說，『這不是找著了嗎？……我說，這夢怎樣？』

『凡你所夢都是好的。那女郎的話也是不錯。我們最愉快底時候豈不是在接吻後，彼此底凝視嗎？』他向妻子癡笑，妻子把絨被拿起來，蓋在他頭上，說，『惡鬼！這會可不讓你第二次底凝視了。』